

第一章 惹禍的容顏

長溪村依山傍水，一到春夏便綠意盎然，鳥雀啾鳴，處處都是好時光。

村西口長滿青梅的一戶人家，土牆半塌，依稀能看到院牆中乾淨又狹小的院子，還有兩隻母雞追逐鬧著，咯咯咯有些吵。

日暮西斜，金黃餘光遍灑在碎石子路上，迎面走來一個提著竹籃的年輕姑娘，生得水嫩，肌膚雪白通透，好看的鵝蛋臉上五官精緻，像是院牆裡的一枚青杏，帶著春意的溫柔繾綣。

宋青嬋一身布裙卻遮掩不住姣好的身形，不過十七年華，胸前已經是脹鼓鼓的，柳腰豐臀，這十里八村都無人能及得上她的美，從城裡回來的一路上，不少人都瞧見了她。

村裡頭幾個二流子朝著她吹了聲口哨，「青嬋妹妹，妳叫我們一聲好哥哥，我們就放妳過去。」語氣好生無賴又流氓。

宋青嬋躲遠了些，埋頭往前並不去看人，但已被這些曖昧的口哨聲激得滿臉紅彤彤。

裡面叫做沈三的流氓，平日最喜歡趴在宋家的牆頭上調戲她，膽子極大，現在也是一步上前擋住她的去路，輕佻嬉笑，「青嬋，妳別急著走啊，妳說妳每天在男人堆裡打滾，怎麼到了三哥這兒就這麼無情呢？」

沈三猥瑣搓著手掌心，「三哥雖然沒錢給妳花，但咱們好歹從小就認識了，妳就讓我抱抱唄，嘿嘿。」

宋青嬋抬眼瞪他，兇是夠兇，同樣也夠萬種風情，兇得人骨頭都酥了。

沈三等人又是一陣汙言穢語，聽得宋青嬋厭惡至極。

而對方話裡所說的一切，都只是長溪村人對她的造謠，說她一身媚骨，慣會裝作溫柔清純哄騙男人；說她讀一肚子的書，最後還是不知廉恥，沒成親就滾到男人們的身上；說她長得漂亮也是有用，家裡沒錢了還能去城裡找男人換銀錢用。那些話怎麼難聽怎麼來，宋青嬋對那些謠言越是辯駁，旁人越會覺得是事實，久而久之她也懶得與別人多言。

在一眾流氓跟前，宋青嬋憋紅了一張嬌俏的臉蛋，冷聲道：「沈三你讓開，不然我回頭告訴你娘！」

沈三一愣，恍然大悟，「我說上次我娘怎麼打我，原來是妳告狀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就被一道年輕的男聲打斷——

「青嬋回來了。」

青梅人家的隔壁院門裡走出來一個十九歲的少年，橫眉瞪了四周的流氓一眼，沈三不想自討沒趣又怕宋青嬋告他的狀，回頭老娘又要嫌棄他來找宋青嬋，被追著滿村打，於是呼朋喚友，三五流氓結伴離開。

宋青嬋抬起頭，微微抿唇笑了下，喚了一聲，「沈大哥。」

少女的臉蛋上映著璀璨餘暉，襯得人格外鮮明豔麗。

沈俊良臉上一紅，眼神不自覺的從女子纖細的腰肢和脹鼓鼓的胸前劃過，那股無意撩人的姿態真真是讓人垂涎三尺。

他走來幫她接過竹籃，「妳今日又去給劉家三姑娘教習了？怎麼不叫上我一起去，妳瞧，沈三那些不要臉的又欺負妳。」

一些有錢人家的姑娘們都想要讀書識字，但終歸男女有別，姑娘們不便請男先生，只好請些女先生回去教習。只是會做學問的女子少，宋青嬋恰好是讀過書的，這才被岐安府的劉家請回去給自家三姑娘教習，每逢雙日便要去劉家。

宋青嬋壓低腦袋，黑髮垂落一縷在胸前，低聲「嗯」了下，「我不好總是麻煩沈大哥。」

沈俊良跟著宋青嬋走了兩步，姑娘家步子小所以也走得慢，兩個人心思各異，都像是在想著什麼事情一樣。

宋青嬋和沈俊良從小一同長大，青梅竹馬兩小無猜，往日她被村裡的長舌婦說什麼「撩人的骨頭，一看就是勾男人使的」話，沈俊良都會出來維護她一番，在長溪村裡，沈俊良是為數不多對她好的人。

等到了搖搖欲墜的門口，青梅樹投落下一片陰影，宋青嬋問沈俊良要了竹籃，但他卻緊握在手中不肯送還。她有些疑惑，抬起一雙潑灑生波的眼眸，直勾勾地朝著他看去，「沈大哥？」

沈俊良被這一眼看得心緒不安，手中將竹籃攥得更緊，說：「青嬋！妳我從小一同長大，妳有什麼難處儘管可以與我說。」攥著竹籃的手微微顫抖，像是在極力隱忍著。

宋青嬋長睫一顫，「沈大哥想說什麼？」

她深深呼了一口氣，胸脯起伏，看得沈俊良眼睛都直了，不禁吞嚥一口才說道：

「青嬋，我已經聽說了宋伯父的病情，我若是不來問，妳還想要瞞我到幾時？」宋青嬋怔了下，她的確是故意不與沈俊良說的，卻不想還是被他察覺到了。

「到底是瞞不過沈大哥。」她輕聲說：「前些日子我去醫館問了，大夫說爹的病再拖下去，怕是今年都過不去。」

想到爹的病，她不由得紅了眼眶，我見猶憐的模樣不僅惹起男人的憐惜之情，更讓人心中鼓譟。

沈俊良眉頭皺緊，聲音肅然，「竟是病得這般嚴重了？那還是得儘早去治才好。」

頓了頓，想起近來宋青嬋總是早出晚歸，好似接了許多活兒，不禁問：「是需要很多銀子？」

「其中有幾味藥很貴，我今日向劉家預支了工錢也沒能湊得上。」

沈俊良微微一頓，看著眼前女子的千嬌百媚，心中微微一動，向宋青嬋保證，「妳放心，我定然幫妳把這錢湊齊。」

她愣了下，緩緩抬起頭，水波潑灑的眼裡倒映著沈俊良清瘦的身影，她毫不猶豫地搖頭，「這就不勞煩沈大哥了，我賣些繡品加上劉三姑娘幫忙，不出兩月就能湊齊了。」

「青嬋，妳總是與我這般見外，妳難道不知，我這麼多年不娶妻就是因為喜歡妳嗎？」

乍然聽到沈俊良對自己的心意，宋青嬋愣住，很快把自己的竹籃從對方手中拿過，

聲如蚊蚋般回了句，「沈大哥，我不值得。」

餘暉之下她乾脆俐落轉身，伸手一推門，木門發出老叟一般的歎息聲，院裡的老母雞跳得正歡，一看到主人回來，咯咯咯地就回到自己窩裡去了。

半晌，聽到屋外離開的腳步聲，她鬆了口氣。垂眼看去，是她起起伏伏的胸脯，還有腳下無限延長的影子在緋紅夕陽下越發的黑。

沈俊良的心意她何嘗不知？但是爹病重，這幾年都斷不得藥，花的錢也越來越多，而她更是聲名狼藉，被謠言詆毀得臭名遠揚，她與爹這種情況……不可能有人會全然接納。

況且她對沈俊良只有感激之情，其餘的什麼都沒有，她不能回應這份感情。

時辰不早，她去廚房裡將糙米飯煮上，又將溫水送到宋老爹房中，宋老爹聽到了動靜，劇烈的咳嗽起來，撕心裂肺，聽得宋青嬋眼睛裡酸澀。

她趕忙上前去替宋老爹順了順氣，心疼地說：「爹，莫要起身來了，免得一會兒又咳起來。」

她將水遞過去，用勺子一點點餵給宋老爹。

宋老爹緩過氣來，蒼白的臉上雙眼無神，虛弱說道：「嬋兒，嬋兒啊……是我連累了妳了。」

渾濁的眼底灰濛濛一片，明明還不到四十，可因為早年磨礪和病痛的折磨，平白蒼老了十多歲。

宋青嬋看著就心疼，她繼續餵水，溫聲道：「爹莫要說了，我從小就沒娘，是您一個人將我帶大。要說連累，那也是女兒連累了您。」

要不是供養她長大，爹怎麼會一個人做幾份工？做工回來還要教她讀書習文，直到終於把她養得如花似玉。從小到大她連什麼重活都沒做過，爹卻是累垮了身子，纏綿病榻兩三年斷不得藥。

今年一開春，宋老爹的病又重了，宋青嬋便趁著去城裡給姑娘教習的機會去醫館裡問了大夫，說是再拖下去，宋老爹熬不過今年。

宋青嬋咬了咬嬌嫩的唇瓣，無論如何，爹是她唯一的親人，她就算是豁出這條命也得要救他。

暮色漸漸籠罩上來，長溪村裡一如既往，靜謐一片。

天邊剛升起半輪太陽，隱隱約約落在雲霧之中，朦朦朧朧並不曬人，可是天已經濛濛亮起了。

宋青嬋一向起得早，起身後去雞窩裡一摸，就有一顆還熱騰騰的雞蛋，往鍋裡一煮，一會兒給宋老爹送去。

剛走到院裡，就聽到隔壁沈家嬸子尖銳的聲音，「我告訴你沈俊良！這事兒沒完了！我說你昨日怎麼怪怪的，原來是想把錢給隔壁的小狐狸精，這倒好，還沒給你嘗到甜頭呢，你就上趕著要把錢送過去了！」

宋青嬋止住腳步愣了愣，沈家嬸子尖銳的罵街聲打破了長溪村的平靜，劃破天際，

一日明朗的清晨又來了。

宋青嬋抵了下唇瓣，緩緩垂下頭，她知道沈家嬸子嘴裡說的小狐狸精便是她。她生得好看，且比同齡女子都要來得嫵娜，柳腰豐臀姿態撩人，那撩人的意味彷彿是從骨頭中透露出來的一樣。

加上外面都在傳說她的娘跟著野男人跑了，自己長大後越發美豔動人，沉默寡言就能勾得那些男人找不著東南西北，不少人說她跟她娘一樣是個狐狸精。

回過神來，旁邊的院子傳來刻意壓低的聲音，「娘、娘！您小聲點，別讓青嬋聽到了！」

沈俊良如此一說，沈家嬸子更大聲了，生怕宋青嬋聽不到似的，「聽啊！就讓她聽到啊！誰家的錢是大風刮來的啊？她倒好，她爹病了就向你要錢，沈俊良你說說你是不是缺心眼兒呢？」

沈俊良急著說：「娘！青嬋沒有問我要，是我自個兒想要給的！」

「你就是被那個狐媚子迷了心智，臭小子你長點心吧！她宋青嬋就是沒男人要了，想要嫁進我們家，就你這樣子，日後還不被她拿捏得死死的，反正你也別跟她有交集了！」

「娘！您這是說的什麼話，青嬋不是這樣的人。」

「不是？有其母必有其女你知不知道？宋青嬋她娘是個什麼玩意兒，是個不要臉的，剛生了孩子就跟著野男人跑了，她娘這樣，宋青嬋能是什麼好東西？」沈家嬸子罵得聲嘶力竭，「沈俊良，老娘的話今兒就放在這裡，你要是再敢和那個狐狸精有什麼瓜葛，我就撞死在這兒！」

隔壁院裡沉默了一瞬，宋青嬋低頭一看，才發現自己手心裡攥著的水煮雞蛋，殼上已經裂縫叢生，她喉間一陣酸澀，不再聽下去，轉而進了房中。

因著天還未大亮，房中光線仍舊黯淡，屋裡也寂靜著，只能聽見宋老爹費力的喘息。

許是因為她進來的動作大，宋老爹一下驚醒過來，一連喚了兩聲「嬋兒」方才休止。

宋青嬋淡淡笑著應了一聲，「爹，我在。」她坐在床邊，細心的將雞蛋剝開遞過去。

宋老爹像是鬆了口氣，吃過雞蛋後苦澀地笑了下，「我怕哪天忽然睡著睡著就醒不過來了。」

宋青嬋垂下眼眸，將眼中的酸澀全都憋住了，「爹胡說什麼呢，昨日我去醫館問了，李大夫說爹的病能治。」

「我自己什麼情況能不知道嗎？」宋老爹苦笑一聲，「嬋兒……妳也莫要在我身上花功夫了，我捨不得看妳吃苦。」

宋青嬋安撫般拍了拍宋老爹的手，說：「爹，藥不貴的，女兒在劉家做教習，日子也過得寬裕。」她收拾了下，繼續說：「您莫要想太多了。」

宋老爹重重歎息一聲，無神的眼中朦朧起來，頭一歪，偷偷擦了一把眼睛，就催著宋青嬋趕緊出去，他生怕讓女兒看到自己這副窘迫的模樣。

宋青嬋起身將房門合上，一回頭，眼中也是霧氣縱橫，她咬了咬下唇，硬生生憋住了。

別人說她、說她娘如何都沒關係，但爹是她唯一在乎的人，她不想失去。李大夫說爹的病過不了今年，但要是按著現在的病情再拖下去，爹怕是撐不過三個月。歎了口氣，她著手準備去岐安府給劉三姑娘教習，順便問問能否再多預支些時日的工錢。

岐安府劉家做的是布匹生意，這兩年布匹賣得好，劉家也是水漲船高，一躍成為了岐安府鼎鼎有名的富商。

手頭的錢富餘起來，劉德福就打算給家裡的三姑娘劉襄請個女先生教習，女子讀的書多了，按照他家的財產門第，日後指不定能嫁個官宦之家。

這年頭的女先生不好找，讀過書的女子大多門第極好並不差錢，只有家道中落的才會走上女先生這條路。

劉德福好不容易找到個有真才實學的，教導劉襄也教得極好，他哪裡都滿意，沒想到自己那個不爭氣的二兒子，從在劉襄院子裡對那位宋姑娘驚鴻一瞥後就念念不忘，揍了兒子一頓也是無果。

在宋青嬋入府之前劉德福就打探過了，她雖然有真才實學，但是名聲極其不好，聽聞在外頭還有許多情郎，這樣的女子，他怎麼可能把她留在自己兒子身邊？他就等著找著別的女先生把宋青嬋給趕出去。

正想著，貌美如花的宋姑娘又來給劉襄上課了，劉德福一聽，對劉襄身邊的丫鬟說：「妳過去好生看著宋姑娘與三姑娘，還有，別讓二公子靠近。」

「是。」丫鬟答應著離開。

約莫又過了一盞茶的功夫，劉家的老管家就報說周家老爺來了。

劉德福精明的眼珠子一轉，站起身，手拍著衣襬上壓出的褶皺，「怕是為了南邊那兩間鋪子，快請，花廳奉茶。」

對這位周老爺，劉德福不敢慢待，周老爺在整個岐安府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首富，腰纏萬貫。

劉家都得處處仰仗著周家，他自然不敢懈怠，聽到周老爺來談生意，忙將人請進來，無瑕再去顧及兒女那邊的事情。

只是眾人熟知的不只是周家如何的富貴，還有人人都羨慕的好運道。

想當初周老爺不過是一介泥腿子，誰知道運氣好，從自家田裡面挖出了不少珍稀寶石，往街上一賣就賣了不少錢。

周老爺也精明，知道自己守不住這些值錢玩意兒，便大大方方將剩下的玉石都上交給府衙，府衙給了周老爺一筆不菲的獎金，一介泥腿子就靠著這些錢發家致富，如今岐安府一半的街坊都是周家的產業，劉德福想想就眼紅。

快步前往花廳，從外頭就看到一個高高瘦瘦黑黑的中年男人靜靜坐著喝茶，手邊一把摺扇故作風流，見狀，劉德福揚起一個笑來，拱拱手說：「哎喲，周老闆，

許久不見，好像又添了幾分風采啊！」

周老爺撚了撚自己的八字鬚，坐著沒動，拉出一個和劉德福如出一轍的笑回答，「我看劉老闆才是精神呢。」

劉德福坐在周老爺對面擺了擺手，兩個人你來我往飲了半杯茶，劉德福悄悄朝著周老爺看了眼，這老傢伙氣定神閒，還在與他說著茶中之道。

劉德福冷笑一聲，大字不識幾個能知道個屁！怕是喝著他這上好的楊枝茶也跟白開水差不多，心中所想，臉上不顯。

半晌，劉德福有些坐不住了，笑咪咪說：「周老闆前來，不只是與我喝茶的吧？不知是所為何事？」

周老爺囫圇吞著茶水，放下茶盞，「我為什麼來的，劉老闆能不知道？劉老闆可是千年的狐狸成精，要說不知道我可不信。」

兩個人都心知肚明，劉德福也不跟周老爺兜圈子了，做出此時才恍然大悟的樣子來，拍著大腿說：「想起來了，周老闆是為了收購我劉氏布莊南邊的那兩家鋪子吧？」

周老爺不置可否，背靠椅子把玩著自己手中的扇子。

劉德福繼續說：「周家先前都不做布行生意，若說想要插足這門生意，以周家的手段，兩間鋪面怕是不夠。若並非想要做布行生意，劉某就摸不清楚周老爺的意思了。」

那兩間鋪子地段極好，利潤也高，要是賣給周家做個人情，劉德福也無所謂，只是對周家這個舉動很是不解。

周老爺手上的動作稍頓，掀起眼皮看劉德福，看他這樣子就知道生意起碼已經成了八成。他也是個爽快人，徑直道：「自然不是為了插足你們劉家的生意，是我周家打算送給李主簿家五姑娘的禮物罷了，她們女孩子家的，對布行生意應當頗有興趣。」

「李主簿家五姑娘？」劉德福咂舌，不知想到了什麼，湊近周老爺壓低聲音，「周老闆，你這……嘖，莫不是一大把年紀還看上人家小姑娘？拿著兩個鋪面去得美人歡心？」

除了這個緣由之外，劉德福想不出任何一個理由來了。再看向周老爺時眼中多了幾分別的意味，像是在看什麼禽獸。

可不就是禽獸嘛，人家李五姑娘正十七八歲，周老爺都夠當人家爹了，還想要老牛吃嫩草。

周老爺一個趔趄，差點從椅子上摔下去，「劉老闆，這話可不能亂說啊！實不相瞞，是我兒將要回岐安府來，我這做父親的當然得給他尋一門親事。」

「噗！」剛進嘴裡的茶水一口噴出，濺了滿桌，劉德福一雙眼睛陡然瞪大，不可思議地盯著周老爺瞧，「什麼？周老闆你有兒子？怎的這麼多年從未聽說過，也從未見過？」

別說是劉德福了，岐安府上上下下許多百姓，怕也是從未聽說過周老爺竟然有個兒子！

周老爺哼了一聲，拂袖離得劉德福遠了些，「怎麼，我從未提過就不能有兒子了？也不想我一大把年紀了，怎麼可能沒有子嗣！只是我家阿朔從小就離了岐安府，這不最近才得了空回來，我這個做爹的哪裡能不操心他的婚事。」

他提起自己這個離家將近十載的兒子，一陣頭痛。算算時間，兒子都二十四五了，如今還是光棍兒一條，也不回家，他如何能不頭疼？頭都要炸開了！

聽到周老爺談起自己兒子的事情來，劉德福嘖嘖稱奇，怎麼都沒想到周家竟然還有一個兒子，等到周老爺抱怨完，他才慢條斯理給他添了一杯茶水潤喉。

「咱們當爹的就是操心多，唉。」周老爺搖搖頭，此時哪裡還有半分來時神采奕奕的樣子，顯然是操碎心的老父親。

劉德福替自己兒子操的心也不少，如今還要防著宋青嬋勾引兒子……思緒一頓，猛看向周老爺，眼中滑過一抹亮。

「誰說不是呢。」劉德福道：「周老闆，老實說這兩間鋪子我能賣給你，只是你別怪我多問兩句，你怎麼就看上了李主簿家的五姑娘了？」

「那可是我在岐安府裡千挑萬選，才選出了個讀過書又當適嫁年齡的女子。」要知道找個讀過書、會識文斷字的姑娘，實屬不易。

周老爺泥腿子出身，家裡窮沒念過什麼書，大字也不識幾個，現在年紀大了更沒有讀書的心思，就能看個帳本罷了。

所以他格外欣賞讀書人，也希望自己兒媳婦是個會讀書的，將來也不至於會在料理周家的事情上吃了虧。女子多讀些書，總歸是聰明不愚，不會被下面的人騙了。

劉德福沉吟片刻，「周老闆，我就有話直說了，人家李家好歹是在替府衙辦事，李主簿在咱們岐安府也是頗有名望，李五姑娘更是才華出眾，賢良淑德，你送兩間鋪面，人家說不定還嫌你俗不可耐，是在拿錢辱沒他們呢！」

周老爺眉頭皺了皺，他當然也有這樣的顧慮，不過現在劉德福這樣說了，定然有別的深意，也不與他兜圈子，直接就問：「不知劉老闆有何見解？」

「見解不敢當。不過在這之前，我得問周老闆一句，可在意門第之見？」

「你看我像是那種在意門第的人？」

「哈哈，周老闆爽直，自然不是那種人了。」劉德福摸摸自己的鼻子，他自己才是，「李五姑娘雖好，但她是官宦之家又飽讀詩書，就算周家腰纏萬貫，人家姑娘怕也是看不上，就算因為周家的財富嫁過來了，令公子與她之間也難以琴瑟和鳴。」

周老爺重重歎了口氣，他為兒子的婚事急昏了頭，沒有仔細考量，如今劉德福一席話徹底將他點醒了，別說是琴瑟和鳴了，他甚至還怕李五姑娘仗著家世欺負兒子。

「那劉老闆的意思是？」

劉德福微微一笑，「周老闆莫急，這岐安府又不只有李五姑娘讀過書。我這兒啊，正有一女，飽讀詩書，性情溫和，家世清白，模樣也是不可多得的好。」

周老爺頓時明瞭過來，想起剛剛劉德福問的門第之見，接過話說下去，「只是家世條件不太好？家中窮困些也無妨，只要家中不是什麼大奸大惡之輩便好。」

「哈，周老闆明鑒，那姑娘家世清白，家中只有爹，她爹先前是個讀書人，所以這姑娘啊，從小就飽讀詩書。如今正在我家中為襄兒授課，周兄若是有意，不如自己去看下？」

周老爺眼睛一亮，「啪」的一聲，摺扇打在了自己手心之中。

第二章 親自上門挑兒媳

劉家後宅，怪石嶙峋環繞抱勢，托起一汪荷花，恰是春夏之交，荷花池中碧綠之意甚是清新，將岐安府春意收攏於一池之中。

在小石子路底的閣樓之上，雕窗半開，坐在窗邊的小姑娘執筆正一臉愁容，許是來了靈感，又低下頭在宣紙之上寫寫畫畫，最後才展露出一絲笑容來。

她噘著小嘴巴扭頭，將自己新寫的詩文遞給身後的青衣女子，女子生得明豔，身姿嫵娜，瞥見紙上所寫時低眉淺笑，別是一番韻味。

劉襄都看呆了，吸吸口水不禁說：「青嬋姊姊，我今日這詩寫得可還好？」

宋青嬋剛看完這首五言，彎了彎眉眼，「寫得倒是有幾分模樣了，三姑娘生性天真，寫出的東西也很有生趣，與許多女子都不一樣。」

得了誇讚，劉襄一下子站起來，圍著她轉了個圈兒，笑嘻嘻說：「姊姊說寫得有模有樣，那定然有進步，等晚上我便拿去給爹看，問他討些賞錢。」頓了下，又看向宋青嬋，「等我拿到銀錢了，我就給姊姊先應急。」

聞言，宋青嬋抬起眼眸，柳眉蹙緊，同時閣樓外候著的丫鬟的眼神落在她身上，被她察覺後又慌忙別開，她心中已有幾分思量，怕是劉德福在疑心她帶壞了劉襄。宋青嬋搖搖頭，「那是三姑娘的零花錢，我是萬不能要的。三姑娘能讓帳房預支工錢給我，我已經感激不盡。」

劉襄噘噘嘴，看宋青嬋眼眸顧盼生輝中含著堅定，便不再說下去了。

劉襄的詩文有了進步，但字卻不太好看，像是狗爬一樣，宋青嬋將她摠住，筆墨紙硯一應俱全，看著她練字。

「青嬋姊姊妳不知道，前兒我買脂粉的時候碰到了李如雲，她笑話我出身商賈，俗不可耐。」劉襄這張小嘴停不下來，即便在練字也沒能靜心，不停和宋青嬋說話，「哼，我當場就給她做了首打油詩，罵她狗眼看人低，哈哈，她臉色都綠了。」

宋青嬋溫柔看著劉襄側臉，側耳傾聽。

風從軒窗灌入，春風繾綣吹拂過髮梢，她順手斂了斂碎髮，餘光朝下，看到劉德福與另外一個中年男人正朝她這邊看來。

兩人竊竊私語不知在說什麼，她無心去聽旁人的事情，轉頭又全心投入到劉襄身上。

那邊，劉德福笑咪咪問周老爺，「周老闆，可看清楚了？宋姑娘可還合心意？」

周老爺笑眯了眼，沒說好也沒有說不好，意味深長朝著劉德福看了眼，又隨意寒暄兩句，說話之間再沒有提到過宋青嬋半句。

從劉家出去，周老爺立馬把瘦竹竿管家周岩叫來，吩咐道：「去，速去查一查宋青嬋這個姑娘。」

「宋青嬋？」周岩一愣，「老爺是覺得此女有問題，是劉老爺特地推給您的？」

「這姑娘生得貌美動人，我估摸著岐安府再沒比她好看的了。」問題就在這兒，這樣貌美讀過書的女子，劉德福為何要推給他？真的這樣好心？

從商多年，周老爺可沒有那樣天真，這件事還是查查為好。

周家在岐安府家大業大，想要弄清楚一個小姑娘的底不是難事，剛到傍晚，周岩就將宋青嬋查了個明明白白。

匆忙趕回周家，燈火已上，偌大的宅院裡閃爍著橘黃光暈，周岩穿過長廊到了花廳，因為跑得急，渴得喝了兩大杯水才緩過來一點。

周老爺可就急了，忙問：「事情查得怎麼樣？」

「老爺，我去長溪村都問明白了。」周岩憤憤不平，「那個劉德福果真是沒安好心，幸虧老爺精明，不然就得被他騙了！」

「如何？」

「這個宋姑娘的確是出身清白也飽讀詩書，只不過讀那麼多書卻不知道禮義廉恥，長溪村的人說，宋姑娘生得一副狐媚模樣，在外頭勾搭了不少情郎，是個水性楊花不知廉恥的女人。」

周岩一口氣說出自己調查的結果來，他今日也遠遠看了下宋姑娘，生得的確是貌美動人，尤其那身段簡直要人命，可不就是狐狸精嗎？

周老爺聽完周岩的一席話後，並未惱怒或是驚訝，只是撚著自己的鬚鬚眯了眯眼睛，像是在思量著什麼。

周岩怕周老爺糊塗了，又說了句，「老爺，這樣的女子可得三思啊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周老爺氣定神閒，拿著摺扇故作風流搨了搨，一副篤定的樣子，「你放心，老爺我已經心中有數，改明兒你隨我去宋家一遭。」

看這樣子，周老爺似乎認定了宋青嬋，作為周家的股肱，周岩難免直接諫言，「老爺，咱們家好歹也是岐安府有頭有臉的人家，要是娶了這樣一個女子進門……怕是會被別人說閒話。」

「閒話？」周老爺哼了聲，「我看宋姑娘挺好，前些天杏林堂的李大夫和我說過一嘴，說是有個女子頗有孝心，現在才想起來，李大夫說的正是宋姑娘。這樣有孝心的姑娘，品性必然不壞，而且周岩啊，你不曉得他們讀過書的人的脾性，清高著呢，哪裡會去做那種勾當。」

周老爺成竹在胸，周岩倒是再好再說什麼，心裡只盼著宋青嬋，的確如周老爺話裡說的那樣。

長溪村的清晨靜謐，綠意盎然、山明水秀，連枝條都舒展著異樣的溫柔。今日宋青嬋不需要去劉家教習也起得極早，將宋老爹的藥熬好之後伺候著他喝了下去，才趁著晨光坐在小院裡繡東西，她閒暇之時做些繡品去岐安府賣，也能賣上不少的銀錢貼補家用。

伴隨著各家各戶的雞犬相鳴，早起做活的人也紛紛動身，隔壁沈家的大門「嘎吱」響了一聲，宋青嬋只微微動了下睫毛，並未在意。

未幾，矮牆之外腳步聲起，伴隨而來的還有輕輕的叩門聲，宋青嬋這才放下手中的繡綳子，不用想也知道來的是誰。

打開院門，果真見沈俊良攥著一個荷包站在門口。

聽到門開，他極快朝著宋青嬋的臉蛋看去，目光落在她烏黑髮髻上，從上往下看，越發覺得她生得曼妙多姿，柳眉彎彎，模樣嬌豔動人，那姣好身段更是惹得人面紅耳赤。

許多生了孩子的婦人都比不過她的風韻，拿著荷包的手也不禁緊了一些。

宋青嬋坦然喚了一聲，「沈大哥。」

「青嬋。」沈俊良應聲，朝著院裡看了眼，很是關懷地問：「宋伯父的身子可好些了？昨兒見妳去城裡，可買了藥回來？」

她垂著眼，將惹人心動的眼眸深藏在長睫之下，看不清其中神色，輕聲回答，「謝謝沈大哥關心，昨日已經買了藥。」

沈俊良鬆了口氣，「那就好。」目光在宋青嬋婀娜的身姿上停頓，將自己手上的荷包遞給了她，「青嬋，這是給妳的。」

宋青嬋一楞，磨損頗多的荷包看起來沉甸甸的，估摸著放了些銀錢，只是沈俊良給她錢做什麼？

她疑惑，這才抬眸睨了眼沈俊良，「沈大哥這是？」

沈俊良道：「青嬋，我知道妳急需用錢，但我家……」他說著聲音一低，有些心虛，囁嚅半晌才說出來，「我家今年也不太寬裕，這是我存的一點錢，妳先拿去用。」

宋青嬋一雙柳眉緊蹙，往門檻裡退了一步，與沈俊良拉開了一點距離，深深吸了兩口氣才道：「沈大哥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但我先前也與妳說過，我對妳並無那種感情，有的只是自小長大的兄妹之情罷了。」

沈俊良臉上的笑容慢慢變淡，最後轉成一片落寞，他張了張嘴正想說話，宋青嬋卻對著他施了一禮，聲音一如既往的溫柔清淺，「我心中自是感激沈大哥這些年來的照拂，只是感激終歸是感激罷了。以沈大哥的人才，日後必然能夠娶一個溫柔賢淑的女子，白首偕老。」

兩個人之間拉開的距離，讓沈俊良忽的有些害怕，他聽出宋青嬋的意思，是想要與他徹底劃清界線，可是……他怎麼甘心！

他自小就喜歡這個美豔不可方物的女子，這麼多年未娶也是為了她！

現在怎麼能說放手就放手？他不甘心！

「青嬋！」沈俊良壓抑著惱怒低吼，「除妳之外，我今生不會再喜歡旁人！妳我一起長大，妳心中怎麼可能沒有我？我究竟是哪裡做得不好？妳同我說。」

那低聲怒吼讓宋青嬋心頭一顫，被沈俊良極具怒意的眼睛一盯，她幾乎不敢朝他看去，匆忙之下只好收攏木門，想要將門關上。

誰知沈俊良一抬手就將門抵住，本就不堪重負的門在這一拳之下搖搖欲墜，發出像是老人遲暮的聲音來。

宋青嬋纖瘦的肩頭被他嚇得一顫，她哪裡見到過這種模樣的沈俊良？

與此同時，她餘光也朝著院中看去，生怕兩個人的動靜會驚擾到正在養病的宋老爹。

她忙道：「沈大哥！感情之事，並非是你做的好或不好，你於我終究是少了一絲悸動。」提起感情一事，宋青嬋臉頰微紅，她還是第一次與人說起這種事情，更何況對方是個男子。

「悸動、悸動……」聽得宋青嬋的話，沈俊良一陣失神，將那兩個字在嘴中反覆念叨，惶惶然鬆開撐在門上的手。

趁此機會，宋青嬋一把將門關上，吱呀一聲，就只能聽見屋外輕微的響動，她驀然鬆了口氣，低聲念了句，「沈大哥，對不住。」

「青嬋，妳出來！我不信妳對我沒有一絲悸動！是不是因為我娘跟妳說了些什麼？青嬋，妳放心，我定然會說服我娘的！」

沈俊良在外拍著門，宋青嬋抵在門板上，臉上不忍，可她知曉她不能開門，要是開了門，只會讓沈俊良誤會。

她與沈俊良自小一起長大，他對她極好，等到懂事之後她便知道，沈俊良喜歡自己。

她也曾試探過自己的真心，面對沈俊良時，她的心風平浪靜毫無波瀾，沒有一點的喜歡與悸動，毋庸置疑，她對沈俊良沒有男女之情。

既然不喜歡，宋青嬋不想耽誤沈俊良，就時常躲著他那若有若無的曖昧之意。

後來沈俊良與她都到了適婚年齡，他表明了心意，宋青嬋當場拒絕。哪裡知道沈俊良將她的拒絕當做是沈家嬸子的為難，這著實是讓人頭疼。

沒過多久，一直拍門的聲音終於消失不見，宋青嬋鬆了口氣，回到院中的青梅樹下，拾起繡綳子繼續穿針引線，嗅著青梅香，她一顆慌亂的心漸漸歸於平靜。午時將至，春日日頭高高掛起，多了幾分暖融融的熱，宋青嬋剛放下手中的活兒，正要去準備飯食，靜謐的院中又響起了敲門聲。

「叩叩——」

「叩叩叩叩——」

宋青嬋身形頓住，還以為是沈俊良去而復返，她並不打算理會，沒想到院外傳來陌生男人的聲音，「宋青嬋宋姑娘在不在？」

不是沈俊良，而是她從未聽過的聲音，微微一怔，她還是緩緩打開門，抬眼一瞥，只見敲門的是個瘦高的男人，像根竹竿。而他身後是一個穿金戴銀的四十多歲中年男人，十指都戴著大大的扳指，生怕別人不知道他有錢。

宋青嬋低聲問：「請問有何事？」

「自然是有好事上門了！」身前的瘦竹竿說。

他身後的大老爺精明的目光在她身上徘徊，宋青嬋在那種審視目光之下慢慢紅了臉，只當他們如同那些覬覦她之人一般無二。

她垂下頭，將自己的臉蛋往下，只露出一個額頭給旁人看。

正欲關門，那位大老爺摺扇一合，拍了拍手，笑了兩聲，「好，好，好。」他一連說了三個好，「宋姑娘，鄙人姓周，妳常常去的杏林堂，便是我周家的產業。」

周老爺挺了挺胸膛。

宋青嬋這才又看了一眼，驚訝的張了張嘴巴，「不知周老爺所為何事？」潑灑眼中倒映著周老爺對她很有興趣的眼神，她也覺得周老爺有點眼熟。

周老爺嘿嘿一笑，摺扇打在手心裡啪啪作響，「我聽聞宋姑娘的父親生了重病，一時拿不出銀兩來買藥，這可巧了，這事情讓本老爺知道了。」

他眼睛眨眨，朝著瘦竹竿周岩使了個眼神，周岩會意，清了清嗓子說：「我家老爺菩薩心腸，一向愛好積德行善，是岐安府鼎鼎有名的大好人吶！」

「咳咳。」周老爺心滿意足接過話來，「宋姑娘，我可以免費替妳父親看病抓藥，也能傾盡全力治好妳父親的病。」

一語砸進心中，激起千層浪來，要知道宋老爹這病是積勞已久，就算宋青嬋湊夠十兩銀子買藥，也只能暫時保住宋老爹的命。要是想治好，矜貴的藥材少不了，這對宋青嬋來說無異於是天文數字。

她這時候也認出來，這就是那日在劉家和劉德福一起看她的那位大老爺，再說整個岐安府上下還有哪個周老爺？只能是首富周家了。

宋青嬋確定對方的身分，對他的話也多了幾分信任，要是周家說能為爹治病，那必然是能夠治的，於是問道：「周老爺……有何條件？」

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，此刻周老爺能站在她面前，就說明她身上有周家要圖謀的東西，只是她家徒四壁，怎麼會有首富周家想要的東西？

周老爺聽她如此問，彷彿更為滿意，點了點頭，「宋姑娘果真聰慧。」他眯著眼睛看去，那日遠遠只看了個大概，今日近看更是覺得驚豔。女子膚如凝脂，細腰豐臀，模樣姣好，真真是十里八村都找不出的好模樣。

周老爺也不同宋青嬋繞彎子了，直接說：「本老爺有個兒子，今年二十有四，尚未婚配。」

宋青嬋啞然失聲，手指緊緊扒拉著裙邊，她怎的就忘了，宋家是什麼都沒有，可她卻有一張招蜂引蝶的臉蛋和身材……

抵了下櫻唇，她道：「周家家大業大，青嬋不過是窮困農家女，怕是配不上令公子。」她拂袖轉身，輕衣素袖，無一不美。

周老爺心中感歎，那個素有美名的李五姑娘和宋青嬋比起來，倒是不算什麼了！嘿，劉德福那個匹夫，竟然難得做了件好事！

「宋姑娘不必妄自菲薄。」周老爺叫住宋青嬋，眼中精光更盛，施施然說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周家一門都是沒怎麼讀過書的，故而對讀書之人異常嚮往，加上吾兒未娶妻，才貿然前來求娶姑娘，門第家業這些東西，我周家從不在意。若是姑娘肯應下這門婚事，周家定然是明媒正娶，八抬大轎，風光迎娶，當然也會履行承諾，不惜一切代價，為令尊治病。」

正打算關門的宋青嬋，身形一滯。

周岩在旁幫腔，「我家老爺親自來尋的姑娘，足可見真心了。」

而周老爺撚著八字鬚輕搖摺扇，「宋姑娘，意下如何？」

等宋青嬋將周家一行人送走，浩浩蕩蕩的馬車排場很大，她回到院中，直至聽到宋老爹的咳嗽聲才回過神來。

岐安府的首富周家……想要娶她。

這不知道是多少女子心嚮往之的事情，可是到了宋青嬋這兒卻沒有那麼輕鬆歡快了。她不願意隨便將自己嫁出去，可是周老爺所言字字句句都戳在她的心坎上，尤其是那一個條件——能傾盡全力為宋老爹治病。

讓想要嫁給真心之人的宋青嬋，第一次有了動搖之心。

不過當她對上周老爺笑咪咪的眼神，她匆忙丟下一句「我再考慮考慮」就回了家中，目送著周家一行人離去。

宋老爹咳嗽的聲音加劇，宋青嬋忙倒了一杯熱水進屋裡，濃厚到化不開的藥味幾乎將她包裹住，直叫人喘不上來。

尚且明亮的屋子裡，宋老爹喘息著躺在床邊，捂著嘴，極力地在隱忍自己的咳嗽，似乎害怕打攪到她。

酸澀湧上心頭，宋青嬋暗自咬著唇，淡然的斂著眼眸走過去給宋老爹順氣，將水遞過去讓他喝了點。

「不礙事，我不礙事的，嬋兒去忙吧。」宋老爹說。為了讓她安心，渾濁的眼中勉強揚起一點笑意來。

宋青嬋更加心疼了，壓抑著心頭的難受，也微微笑著說：「好，先去廚房裡做午飯，爹若是想要什麼，喚我一聲就好。」

宋老爹點點頭，等到宋青嬋要離開時，他又叫住她，「方才我聽見門口有人說話，可是隔壁沈家的那個小子又來找妳了？」

她轉身回頭，屋中雖然明亮卻籠罩著一層壓抑的病氣，手指猛的攥緊，臉上依舊是淡淡的樣子，點點頭說：「是沈大哥。」

宋老爹「唔」了聲，「嬋兒……沈俊良是個好孩子，可是他那娘，卻不是咳咳咳……個好相與的，我怕我有一日去了……」

他的意思宋青嬋完全明白，不等他說完便道：「爹，女兒明白您的意思，我心中對沈大哥也沒有別的感情。」

「那就好那就好。」宋老爹聲音越來越低，好像又睡了過去。

掰著手指頭一算，宋老爹最近睡著的時間似乎越來越長，再這麼拖下去，怕是熬不過去了，而現在擺在她面前的，好像唯有周老爺給她開出的一條路。

從屋中出來，宋青嬋一雙緊皺的柳眉這一整日都沒有鬆開。

回岐安府的路上，春光愜意，周老爺心情好，哼著茶樓裡傳唱的小曲兒，只不過他唱的跑了調，並不好聽的聲音折磨得人耳朵發疼。

等到周老爺一曲唱完，周岩還面不改色豎起了大拇指，「老爺唱得好啊！」

趕車的車夫抖落一身雞皮疙瘩，也對周岩肅然起敬，不愧是老爺身邊最信任的管家，這睜著眼睛說瞎話的能力就不是常人所及。

「哼哼，我今兒心情好，唱的也自然比平日要好。」

周岩笑著應是，他生怕周老爺繼續唱下去，趕緊轉開話題問道：「老爺竟然這般中意宋姑娘？若是咱們花點力氣在岐安府找一找，也能找出好幾個家道中落讀過書的姑娘，老爺就不打算看看別的？」

這個宋姑娘的名聲的確是不太好。

周老爺享受春光，晃著腦袋說：「先前是為了宋姑娘的孝心和才學，現在嘛……倒不是了。」

「啊？」周岩滿臉疑惑，「老爺的意思是？」

周老爺揮揮手，示意周岩附耳過來，他壓低了聲音道：「宋姑娘生得好不好看？」

「好看。」周岩不假思索回答，隨即猶豫起來，「宋姑娘美則美矣……只是美得有些……」他從貧乏的詞彙中硬扒拉出兩個詞來，「風韻太甚，不像良家女子。」

「沒眼光的玩意兒。」周老爺白了周岩一眼，「老爺我是什麼人？這十年在岐安府裡起起伏伏，什麼樣的人沒見過，我一看啊，就知道宋姑娘溫婉賢淑，必是良配。而且啊，宋姑娘夠美夠撩人，這般身段相貌，必然能引得阿朔留在岐安府裡，不再往外頭跑。」

周老爺打的就是這樣的算盤，他這個兒子離家十載，要不是時而有家書傳回家中，周老爺都會覺得兒子早就死在外頭了。

這次好不容易逮著個機會讓他回來，怎麼可能輕鬆讓人離開？而如同宋青嬋這樣貌美如花飽讀詩書、柳腰豐臀極好生養、溫婉孝順聰慧過人的女子，周老爺哪裡有不滿意的地方？

現在是巴不得她馬上答應就把婚書給簽了，最好勾得他兒子神魂顛倒才好。

想到自己那個不孝的兒子，周老爺臉色沉了幾分，問周岩，「上次阿朔來信說到哪兒了？還有多久能回岐安府？」

周岩道：「十日前，公子已經到了江州，估摸著時間，公子回來也就在這幾日了。」

周老爺「嗯」了一聲，盼著這次給他娶個媳婦兒，能收住他往外浪的心思，安安心心留在岐安府平安一生。

第三章 眼前的一道光

三五日的光景轉瞬即逝，岐安府也迎來了初夏的第一場雨，不大卻密得很，來往之人行路匆匆，都在抱怨著這一場雨來得太急。

周家看門的周勇晃晃悠悠吃了一粒花生米，但笑不語，他這十多年的風濕腿早就告訴他今日有雨，他已有避雨的準備。

漸漸的，街巷上的人跡漸少，起了一層薄薄的霧氣，隱約之間，一道高大的身影穿過微雨水霧而來，高高大大的身量走在人群之間，讓人禁不住多看上兩眼。走來的人沒有持傘，頂了一件蓑衣，灰撲撲的一身衣裳裹著強悍的身體，迎面走來都能感受到駭人的力量與氣勢。

周勇一時看得失神，冷不丁的那人已經走到周家的臺階上，他才回過神來，伸著手說：「站住站住，這裡可是周家，不相干的人莫要亂闖！」

走近了看，來人更是高大，露在外面的一截小臂比常人要粗上一些，健康的膚色

上隱隱約約能瞥見青筋凸起，蓑衣上濕漉漉的一片，啪嗒一下滴落一滴水珠。

「周家。」那人聲音低沉呢喃。

他頓下腳步，周勇覺得一股兇煞之氣迎面而來，不由自主往後退了兩步，撞倒了的花生米滾落一地。

男人抬起手將蓑衣揭下，露出綁起的如墨黑髮和一張年輕剛毅的臉龐，稜角分明，深沉的眉眼掃過來，周勇抬頭看去，注意到對方眉峰上有一道傷疤，一挑眉就有些猙獰可怕。

周勇已經軟了腿，這這這哪裡是什麼好人……看著就像是一個悍匪！莫不是老爺得罪了山裡的土匪窩，這人來尋仇的吧？

周勇越看越覺得此人身量打扮氣勢都如同悍匪，嚇得哆嗦著問：「好、好漢打、打哪兒來？往何處去？」

男人斜目看去，瘦弱的小老頭瑟瑟發抖，他眉頭略微皺了皺，轉過頭徑直跨入門檻，頭也不回說道：「周家，周朔。」

男人走遠，依稀還能看到寬闊的背脊打得筆挺，如同一把出鞘的刀。

周家，周朔？這不就是老爺日思夜想的兒子嗎！

老天爺啊！周家的公子不想繼承家產跑去做土匪啦！

周家庭院深深，處處金雕玉琢，奢侈至極，雨水打落在庭院湖中，水波蕩開一道道的波紋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有錦鯉在其中游蕩，撥開水紋。

女子嬌嬌的笑意傳來，驚得錦鯉一骨碌竄入湖底，不再冒頭。

「鶯兒姊姊，聽說公子回來了，您瞧見長什麼模樣沒有？」杏花焦急問道，低聲又呢喃一句，「我還以為什麼周家公子都是老爺臆想的，竟不想真有這麼個人！」鶯兒趕緊做了個噤聲的動作，「小聲點，我只看到公子一個背影，長得身量高高的，身強體壯，正面倒是沒有看到。」

杏花一下子情緒低落下來，失望的「哦」了一聲，別說周家中人了，乃至整個岐安府都對這個神神祕祕的周家公子好奇得緊。

眼見杏花失落的神情，鶯兒抿唇一笑，說：「我雖然沒瞧見公子生得什麼模樣，可是周岩周管家肯定是知道的，咱們問問他去？」

兩個丫鬟正說著，迎面就碰上周岩走來。

周岩說道：「大老遠就聽見妳倆在這兒嘀嘀咕咕，說什麼呢？還不去把公子的房間收拾出來，不然一會兒老爺又要咆哮了。」

鶯兒吃吃一笑，拉著杏花的手走過去，笑咪咪問：「周管家，你見過公子沒有？生得是什麼模樣，你就與我們說說唄？」

周岩輕輕「嘶」了一聲，壓低聲兒說：「若不是老爺親口承認……我肯定不信那是親生的。」

「是生得俊朗非凡？」杏花眼睛一亮。

周岩搖頭晃腦，朝著正堂的方向看去，微微歎氣，「尚能與俊朗沾邊……只是比公子的俊朗更矚目的是，他有些兇悍嚇人了。」

像是個悍匪一樣，不知道的還以為是來打劫周家的，也怪不得周勇那傢伙嚇得屁滾尿流。

此時周家花廳裡，茶香氤氳，裊裊升起，吸一口馨香滿懷。

高高大大的男人以舒服的姿勢坐著，灰撲撲的一身衣裳與一室的矜貴格格不入。周老爺順了順嘴邊的兩撇鬍子，嘿嘿笑了兩聲，欣慰地撫著胸口說：「我兒長大成人，一表人才，不曾缺胳膊斷腿，你娘泉下有知也應當欣慰了。」說著眼睛瞄向高大的男人。

周朔拿著茶水猛灌了幾口，也沒品清楚啥味兒就囫圇吞下，這才像是緩過一口氣，皺著眉頭說：「我在東都，聽說老爹你病了。」黑眸掃過去，滿臉都寫著擔心和疑惑，看周老爺的臉色還不錯，不像是病了的样子，「內傷？」

周老爺心虛，捂著胸口說：「是啊咳咳咳……我這內傷啊，李大夫說嚴重得緊，」他眼珠子滴溜一轉，「李大夫說了，要是有什麼未了的心願得趕緊了了，否則就來不及了。」

周朔手指一緊，眉頭緊蹙，眉峰上頭的深刻刀疤猙獰，頗為唬人。

他站起身來，居高臨下，眼中擔憂的神色深深，「什麼心願？」

許是常年在外的歷練，也在見血的日子裡摸爬打滾，即便周朔年紀尚輕，可身上一股鐵血煞氣，沉甸甸的，整個人也如同一把迫人的刀。

周老爺梗了梗，嘿嘿笑了兩聲，「這心願簡單得很，我給你談了個媳婦兒，生得是貌美如花，一看就是個好生養的。」

周朔眼眸一黑，喉頭滑動，這下子完全明白了，周老爺受了內傷啥的話都是在唬他玩兒呢。

他是個愣頭，心裡想什麼全都寫在臉上，哪裡能瞞過在商場裡浸淫多年的周老爺，一下就看出兒子看出來了。

如此一來，周老爺也懶得裝了，晃了晃腿，翹起來施施然說：「你要出去闖出去闖都沒事兒，但我周家就你一獨子，總得給老周家留個後。那姑娘好得很，你拾掇拾掇，咱們就把婚事辦了。」

話音一落，周朔已經完全沉下臉來，他本生得高高大大，與文文弱弱的小白臉完全不一樣，臉一沉下來是風雨欲來的駭人神情，尤其搭配眉峰的刀疤，看著活像是從死人坑裡爬出來似的，讓人心生悚然。

周老爺心裡直呼自己把兒子給養毀了，就他這樣子，除了那些個莽夫朋友，還有誰願意親近？要不是他還給周朔操心著媳婦兒，他這個兒子怕是這輩子都娶不上了。

偏偏面前這個木頭腦袋還不領情，身子一轉，不高興地說：「不娶婆娘，娶來除了哭哭啼啼能做什麼？」周朔撇了撇嘴，不以為然。

周老爺手拍桌子「嘿」了一聲，身板跳起來，異常矯健，「能做什麼？媳婦兒的好處多著呢，等你娶了自然就知道了！」

周朔道：「是能舞刀弄劍？還是能提刀上弩？還是能上馬安天下？」

周朔一連三問，把周老爺問得血氣翻湧，這沒情趣的兒子，腦子裡怎麼全都是打

打殺殺！

周老爺揮揮手，「你要這些，跟你那些個戰友過啊！硬邦邦的，正合你心！」屋裡沉默一瞬，周朔竟還煞有其事點點頭，覺得周老爺說得頗有道理，「正有此意。」說完還補了一句，「老爹，我不要什麼媳婦兒，你想要，你自己娶去。」周朔轉身走出去，周老爺連罵了幾聲「不孝子」才追出去吼道：「周朔！周朔！你莫要這麼早決定，不如先去看看那姑娘再做打算！」深深煙雨之中，挺拔寬闊的背影漸漸消失在廊簷之下。

周朔在東都時收到岐安府的來信，說是周老爺生了重病命在旦夕，要他趕緊回岐安府一趟。他一聽就急了，還未休整好便急忙往岐安府趕，日夜兼程，現在得知一切都是周老爺騙他回來的謊話，一下子鬆懈下來，回到房就躺在床上。粗手往額頭上一搭，自然而然從眉峰上深刻的刀疤上劃過，那是他十七歲時留下的。

周朔並不像別人說的那樣是個十足的悍匪，實則是東都人人稱讚的鐵血英雄。十四歲他就離開周家去從軍，一開始只是邊陲虎威軍中的一個無名小卒，直到十七歲，虎威軍被藩國軍隊設計，虎威將軍魏將軍深陷敵陣。

那一年，是周朔印象裡最深的一年，他從軍之後的許多戰友都死在他的身邊。連夜突襲，火箭圍困，刀槍劍戟，身邊的屍體滿目瘡痍，血把好好的衣裳染得鮮紅。

周朔遲鈍，可看著滿地好友的屍體也紅了眼，拿起手中的大刀遇敵殺敵，最後嘶吼著拚命擋下了敵人砍向魏將軍的一刀。

那一刀正好落在他的眉峰上，血染紅了眼睛，血淋淋一片，他本就生得壯實，身強體壯力氣頗大，這一刀下來仍舊未倒，憑著強硬的意志和體格撐了下來。

他逢敵就殺，大刀虎虎生風，硬生生護著魏將軍殺出了一條血路。

一時間虎威軍氣勢大漲，硬生生突圍出去，雖代價慘重，可好歹將魏將軍保全下來。那次突圍出去後周朔就沒了意識，軍醫一脫下他身上的衣裳，渾身都是槍洞。就在眾人以為他活不下來的時候，他竟然醒了。

自此以後，周朔成為魏將軍手裡的一把刀，整個虎威軍裡最為勇猛鋒利的一把刀。如今周朔二十四，藩國不敵，同意割地割讓，虎威軍凱旋歸京，論功行賞，按照周朔的累累功績和與魏將軍的關係，起碼能封個六七品的武官做做，也是光耀門楣了。

封賞聖旨沒下來，周老爺的消息倒是靈敏，知曉虎威軍大勝歸來，趕緊寫信謊稱自己病了，知會周朔趕緊回岐安府。

周朔十年未曾歸家，本就對周老爺有所愧疚，看完了信不疑有他，快馬加鞭回到岐安府，將東都的一切都拋之腦後，結果一回來就出了個大事——

他爹給他說了個媳婦兒，要他生兒子。

要個屁的媳婦兒！那些女人各個都嬌滴滴矯情得很，周朔一點都不敢碰，沒什麼意思。

在東都時，魏將軍和兄弟們也給周朔介紹過幾個大家閨秀，吹得是天花亂墜，吹得周朔也難免動了心思。結果去了一看，姑娘是生得周周正正，可要不是嫌棄他太兇悍，就是張口閉口要他吟詩作對。

周朔哪裡會吟詩作對，當場就給姑娘耍了一個大刀，氣得姑娘跑掉了，自此周朔沒了對女子的心思，只覺忒沒意思。

所以老爹買的這個媳婦兒，愛咋咋地，反正他不打算要，不過這件事情還是得和人家姑娘說清楚才好。

沒過兩日，周朔就打聽清楚姑娘從哪兒來的，原來是長溪村的宋家，因為父親重病才被周老爺糊弄著嫁給他。

周朔咬緊了牙，連說自家老爹不仗義，趁人之危，於是提著銀子就出發去長溪村找宋姑娘了。

親是萬不可能結的，不過周朔是個熱心腸，忙是一定要幫的。

料定一切的周老爺氣定神閒，悠閒地品著下面鋪子裡剛拿過來的新茶。

周岩立在一邊不禁問道：「老爺就不怕公子去找宋姑娘的麻煩？」周岩抿了抿唇，「宋姑娘本就還沒答應咱們這檔子事兒，要是公子再去嚇上一嚇，估計就沒轍了。」周老爺一點都不擔心，嘿嘿笑了兩聲，「放心吧，阿朔看著兇惡，其實是一根筋的善良，這次去肯定是打算幫宋姑娘一把，到時候啊，說不定宋姑娘一感動，就答應了這門婚事呢。」

「至於阿朔……二十多歲血氣方剛的男兒，女人都沒碰過，見到宋姑娘那樣姿色貌美的女子，哪裡禁受得住啊。」

聽到周老爺這麼一說，周岩也覺得有意思起來，莫名其妙期待起這個兇悍高大的公子，還有那位嬌滴滴千嬌百媚的宋姑娘的相遇，應當很是有趣。

周朔家裡沒養馬，他也不願意做什麼馬車轎子，走著過去還快一點，他腳程快，沒一個時辰就到了長溪村。

周朔沉著臉，高高大大格外嚇人，淳樸的村民們一看，還以為是山上的土匪下來打劫了。

這不，村裡出了名的二流子沈三從跟前走過，都已經嚇得瑟瑟發抖，生怕土匪大哥忽然從身上掏出一把刀，刷的捅他一刀。

「敢問，宋家在哪兒？」沉沉的粗聲從頭頂傳來，沈三嚇得一個哆嗦。

原來不是打劫，而是在問宋家，這個沈三就清楚得很，他可是常常趴在宋家的牆上偷看宋青嬋，迫於威壓之下，立馬就把宋家出賣給了「土匪」。

沈三指著路說：「往那邊走一里路，看到牆裡種青梅的人家，就是宋家。」

周朔垂眸看了一眼，道了句，「多謝。」他徑直而去。

等人走後，長溪村的村民們都圍攏過來問沈三，那人都問你啥事兒了？

沈三愣愣地說：「他問我宋家怎麼走……」

那個小兄弟沒有說謊，果真還不到一里路就能看到種著青梅的人家，周朔掂了掂

身上的銀子朝著小院而去，堆砌的土牆不高很是低矮，青梅樹從裡面探出頭，綠油油一片。

因為牆矮，所以他站在不遠處，目光就能越過牆去，瞥見其中光景。

日光錯落，墜在院裡坐著的女子身上，她著一身芙蓉花色的裙子，臉頰漂亮，即便坐著也掩不住那極好的身段，柳腰豐臀，容貌驚豔。

她手中持著一根針，一縷線，緩緩的繡著什麼東西，日光落在她身上也無端溫柔上了幾分，看她一眼，似乎連時間都緩慢了許多。

周朔徹底愣在了原地，他使勁地吞嚥一口，渾身上下都僵住了，目光也越發熾熱起來，他能聽到胸腔裡有力的震動，心臟不住雀躍，像是要跳出來一樣。

這是宋家，那宋家中的女人，不就是他爹給他談的媳婦兒嗎？

他娘的！他媳婦兒長得真踏馬好看！比他看過的女子都要好看！

東都裡的大家閨秀和美人，沒有一個能及得上他媳婦兒的。

同時間，宋青嬋心不在焉地繡著東西，還在考量周家之事。

冷不丁的她察覺到了一抹熾熱襲人的目光，還以為是沈三又來爬牆偷窺，皺了皺眉頭，打算抱著繡線回屋裡去。

這時急促的敲門聲響起，門外傳來沈家嬸子罵罵咧咧的聲音，「宋青嬋！妳給我開門！不要臉的玩意兒！」

她抿了下櫻唇，愣了片刻，緩緩放下手中的東西，不用想都知道沈家嬸子對她這般惱怒的緣由，怕還是在沈俊良身上。

宋青嬋拍拍裙襬上的灰，這才去打開院門，嘎吱一聲，她還沒喊一聲「嬸子」，門口的婦人就齜牙咧嘴的將她拽了出來。

她一個踉蹌，沈家嬸子尖銳刺耳的聲音迴蕩在耳間，「好妳個宋青嬋，真不知是給我家俊良下了什麼迷魂藥，勾得他對妳死心塌地，妳還真以為這樣就能進得了我沈家？」

任是哪個女子聽到人如此說自己，都會禁不住臉紅害臊，宋青嬋也是如此。

她臉龐一紅，越發嬌豔欲滴，彷彿在誘人採擷，「嬸子，妳為何要說這種話？妳莫要壞我名聲！」

這個時候正值村民們回家吃晌午飯，加上先前周朔問了宋家的事，已經引得不少人朝著宋家來，這時候沈家嬸子又吆喝罵了兩聲，眾人都圍攏過來，低聲議論著宋青嬋。

「大夥兒來看看啊！來評評理啊！」沈家嬸子彷彿有了助力，越發神采飛揚，大聲說：「就是這個宋青嬋，呵呵，前些日子問我家俊良要銀子用！老天爺啊！我家俊良當真是被她給迷得不行，還真的想要從家中拿錢給她，誰家的錢是大風刮來的！不只是這樣，也不知道她在俊良面前說了什麼，俊良回來便與我吵了一架，還說我待她太過刻薄。宋青嬋，妳還沒能進我家大門呢，就開始搬弄是非了？」身邊的人聲音微微大了一點，看著宋青嬋的眼神都變了——

「這……哪裡有女子問男子要錢的，莫不是想要做那種勾當吧？」

「也不是不可能，妳看宋青嬋那狐媚的樣子，誰能說得準呢。」

宋青嬋全都聽到了，她臉色難看，拂開沈家嬸子的手，辯駁說：「我從未找過沈大哥要錢，也從未與他搬弄過是非，嬸子妳怎麼能平白汙人清白！」

「哎喲，汙人清白？」沈家嬸子語氣刻薄，「宋青嬋，整個長溪村都知道，沈三那個二流子整天趴在妳家牆頭上偷看妳，怕是早就不乾不淨了！還清白呢，我呸！」

「大夥兒來聽聽啊，今日俊良和隔壁村的張姑娘議親，結果他當著張姑娘的面說非宋青嬋不娶，你們說說，不就是宋青嬋這個狐狸精勾引得我兒迷了心智嗎！」宋青嬋櫻唇動了動，還未出聲，身邊的人已經開口指責，「是啊！沈家嫂子說得對，人家俊良條件好，可宋青嬋妳也不能扒拉著人家不放啊！」

沈家嬸子有了氣勢，哼了一聲，扭著腰一副潑婦罵街的樣子，「宋青嬋，今日我就在這兒撂下話來，妳這輩子都別想入我沈家的大門！別整日妄想我家俊良了！」宋青嬋眉頭皺得緊緊的，就是再好的脾氣，在聽到這些話後還是會有氣，她握緊了拳頭，嬌聲呵斥，「住口！」

這麼多年鄰居了，沈家嬸子還沒看過宋青嬋這麼大聲吼人呢，一時沒有反應過來。宋青嬋道：「嬸子，妳我都是女子，妳可知道妳說的那些話，對一個女子來說究竟是多大的侮辱？」

她抬起眼眸，瀲灩生輝的眼中光芒都失了一點，「我知道你們背地裡是如何說我的，可我宋家自問不曾得罪過長溪村任何一人，往日裡你們暗地裡辱我名聲也就罷了，可你們莫要太過分了，潑髒水潑到了我家門口來！」

她瘦弱的肩頭微微顫抖著，眼眶也禁不住泛了紅，但周圍的指指點點並未因為宋青嬋的喝止而安靜下來，反而更加猛烈了。

站在人群之間的女子，模樣嬌豔，楚楚可憐，她的身前身後都孤立無援，那些謾罵指責統統都落在她單薄的肩頭上。

周朔站在人群之外，聽著別人的聲音，心裡止不住想要發火。那些人說宋姑娘和一個叫沈三的流氓有染，將一些齷齪之事說得活靈活現，彷彿是真的一樣。

他正要上前去制止，剛走一步，宋家門中響起一聲——

「滾！妳們都給我滾！妳們這群長舌婦，我女兒的清白都讓妳們給敗完了——」眾人往那邊看去，只見瘦弱的宋老爹一臉蒼白，虛弱的扶著門框，吼出這些話後又劇烈咳嗽起來，撕心裂肺。

沈家嬸子挑了下眉，向宋老爹走了一步，「正好，宋錄你也是，自己女兒都管教不好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嬌滴滴的宋青嬋上前去一把將沈家嬸子拽了回來。

宋老爹咳得厲害，一口血湧上直接噴了出來，染紅了地面。

「啊——」有人叫了起來。

宋青嬋回過頭，眼眶裡打轉的淚珠一下就落了下來，她連忙撲過去，焦急的喚了一聲，「爹！」

宋老爹早已經沒了知覺，直接倒了下去，這下子場面是徹底亂了，原本還趾高氣揚一同指責宋青嬋的長溪村眾人忽的就沒了聲兒，全低頭往後縮。

「誰……誰來救救我爹啊！」宋青嬋哭著朝眾人看去，感受宋老爹微弱的呼吸，

手指顫抖著，如墜冰窖。

她原本就怕外面的閒言碎語傳到爹的耳朵裡，現在倒好，爹聽了這般多的難聽話，直接氣得吐血倒下了。

在場的人冷眼旁觀，生怕惹上麻煩，宋青嬋緊咬著唇瓣，她好怨恨啊——

她冷著眼看向沈家嬸子，眼神狠戾嚇人，哪裡還有平日裡的半分溫柔。

沈家嬸子嚇了一跳，捫著腰說：「這不怪我啊！是妳爹自個兒病了，死在這裡也是他自找的！」

昏厥的宋老爹又吐了一口血，宋青嬋嚇得花容失色，想要扶起父親去往醫館，可是她力氣怎麼都不夠，急得滿臉都是淚珠。

隔壁沈家的大門被打開，沈俊良沉著臉從裡面走出來，說：「青嬋，妳別著急，我這就去讓陳伯趕牛車過來送宋伯父去醫館！」

他拂開人群走向宋青嬋的時候，沈家嬸子拉住了他，梗著脖子說：「沈俊良！你還嫌事兒不夠大呢，要是宋錄真死了，怕是宋青嬋要賴上你了！」她已經是破罐子破摔，一頭就要撞牆上去，「你今兒要是再和宋青嬋有所牽扯，我就一頭撞死在這裡！」

「娘！」沈俊良隱忍地喚了一聲，目光在兩個女人之間徘徊，最終薄唇動了動，像是認命了，轉過身不再去看宋青嬋一眼。

「青嬋，對不起……」

宋青嬋心中拔涼，淚珠順著瘦削的臉頰往下掉，「爹，爹，我不會讓您出事的。去醫館、去醫館……」

她已經顧不上沈俊良如何了，她只想要自己唯一的親人活著。

被淚珠糊住的朦朧視線之中，一道高大的身影落在頭頂，將日頭擋了個乾乾淨淨，一雙佈滿了傷痕的粗糙大手襲來，輕而易舉就將宋老爹扶了起來。

宋青嬋愣了愣，抬起頭，霧氣縱橫的眼中倒映著一張稜角分明又顯得很是凌厲粗獷的臉。

男人力氣很大也生得高大，一下就將宋老爹背在背上，他斜下沉沉的眼眸，繃著唇，很是不高興的模樣，襯得眉上的刀疤駭人。

不等宋青嬋說話，他已經粗聲說：「宋姑娘，莫哭了，我幫妳。」

這一剎那，宋青嬋眼中只剩下了那一身灰沉沉的衣裳和沉重的聲音。

即便眼前這個男人並不像是個好人，可宋青嬋卻覺得，他就是一道光，她現在唯一能依靠的光。

宋青嬋抹著眼淚，哭著說：「求求你，救救我爹，求你了……」

嬌滴滴的可憐哭聲，揪得人心腸疼。